

杜詩言志



杜詩言志卷十三

佚名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
楚妃堂上色殊眾。野鶴階前鳴向人。
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
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徵君不知何許人。驟讀之似一篇北山移文。

譏其改節應世而細味之則仍是喜其肯出也言徵君隱居而白水青山爲之春色今旣出矣則此春殊爲空復耳此蓋調之之辭非眞如稚圭之譏切周顒便爲磨礪將斬也於是乃贊之曰楚妃原自殊色只是不肯輕出堂上耳今旣來處堂上則誰復有能與之爭妍者又如海鶴高翔於千里之上豈肯來階前向人而鳴而今則又肯來此階前卽又何

人之不樂聽其鳴耶。士君子抱負才具，原當
用世。懷寶迷邦，原非所貴。獨是身雖達而不
變所守，乃爲不失其正。今徵君之一行作吏，
吾知其雖在萬事糾紛之中，猶能絕粒谷神，
決不至貪冒以飽壑。則是雖一官羈絆，適足
藏用於其中。所謂大隱在朝市內，不失已外，
可治人，何便如之。若此者，正賢士所以自御
之正道。而君已得之，則處開州而中心恬適。

雖入炎夏猶然涼冷寧似我之飄泊於雲安。
其煩亂之熱毒乃至不可耐耶。蓋少陵本是
傾陽用世之人。斯時常懷歸朝覲君之念。微
君想屬舊好故爲之誌喜首二句微調之。而
下則皆喜慰之辭也。讀者勿錯會意。

同元使君春陵行

并序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
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

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辭。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觀此詩序。則知古人之作詩。非以爲一時結納之資。亦非以爲一日遊戲之具。其辭必本於是。非之公。其情必軌於好惡之正。而又關

乎國事之治亂人心之貞邪使千古而下讀之可以爲龜鑑所謂詩史是也此增諸卷軸將以信後世不必寄元明乎其無私意也比與體制微婉頓挫八字足以蔽作詩之妙詩解如左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

作歛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
昔流勦。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辭氣浩縱橫。
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樸憶
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青。獄訟永衰息。豈
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
意。不苟飛長纓。涼飈振南獄。之子寵若驚。色沮
金印大。興含滄浪清。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
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

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欹傾。感彼危苦辭。庶
幾知者聽。

次山春陵行。自言到官未五十日。諸使徵求
符牒二百餘封。失限者罪至貶削。然寧獲罪。
不忍使困疲復雇。征斂。故少陵謂得結輩十
數公爲邦伯。天下可以少安矣。作此詩美之。
然在今人作此詩。必重將次山原作鋪敘一
回。看他只閒閒從自家說起。蓋春陵事次山

已自言之。今若代爲重敘。無論非體。卽亦犯
複無味。然一往只作贊頌之辭。卽又焉得洋
洋灑灑。有如許一篇廿有餘韻。且只說他家
事。將自己放開。亦覺不著痛癢。便無性情。故
且先將自己感動處說起。說我於老年遭亂。
因而轉益其衰。疾病相嬰。寇亂不止。流離於
江漢之表。當斯時也。藥力旣薄。羸瘵已成。尙
有何心情。學詩家者流。采名競秀。爲耶。惟是

今日所作實爲元道州所感出於中心之所不能已故亦聊復爾爾也夫道州豈今日之人哉當於古人中求之雖前之聖人亦且嘆畏爲不可及自粲粲元道州以下十三韻方是贊次山言初讀其春陵行已見其情之俊哲繼覽其賊退篇則益嘆其爲邦國之楨也此與賈誼之痛哭流涕匡衡之引經言事直相頡頏故憂民之情浩然縱橫於辭氣之間

前後兩章其光明直可以對秋月詩中之意
言言皆出於肝鬲字字皆流於肺腑直可與
華星偕曙一字不可動移若而人者真可以
用爲公輔於以致君澤民措天下於風動豈
惟能偃息甲兵撥亂而爲治哉悽惻二句說
前首之不忍徵斂乃知正人意以下六句是
說次首之欲委節而就魚菱也然則此詩之
作全是一篇公道爲朝廷歌得賢爲黎庶歌

愛戴與己之私情無與。故力疾而書墨淡字
傾。皆所不計。亦惟知我者能讀此而諒我也。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
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
噪自紛紛。

天下無意緒人。得志固無所表見。卽失意亦
無甚悲感。以其見地原自淺薄也。惟至性情

篤厚之人得意處自有許多氣節而失意處
遂必沉痛欲絕老杜此詩正借孤雁以自寫
其懷抱蓋雁之爲物篤於倫義一失其偶終
不更配卽如士君子之一意從君之死靡他
苟不見用卽無聊賴故不飲啄者謂其生理
都絕也飛鳴念羣者謂其無時無地敢或忘
也一片影萬里雲者謂其放跡江湖無由瞻
依魏闕也此時庸庸碌碌之人誰知傑士心

中之事彼紛紛鳴噪者。不過野鴉之類耳。有
何意緒耶。此下數首皆咏物詩。各有託喻。解
見後。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卻思翻玉羽。隨意點
春苗。雪暗還須浴。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
影日蕭蕭。

此詩言物之賦性純潔者。卽隨在必有以自

見而不混同於流俗也。卽如此江浦之寒鷗，
偶然遊戲，未嘗別生妝飾，有他謬巧，而其風
流蘊藉之態，亦自饒餘。非凡鳥之可得而比。
試觀其玉羽之翻，而春苗爲之點染，祇在有
意無意之間。雖其遭逢不偶，雪落風生，而彼
則潔者愈求其潔，飄者一任其飄，亦何其超
然物外而無所係累耶。我儀圖之滄海之上，
清影蕭蕭者，必此物此志也。悲夫。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見。隱見爾
如知。慣習原從眾。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
子莫相離。

此以自比其播遷之苦而恐其終不相保也。
吾常怪少陵自去官之後。數年之間。由秦而
蜀。由蜀而楚。中間僅有成都草堂得以少安。
其餘則皆奔馳道路。席不暇煖。竊疑先生可